

□ 龙春兰

# 富荣的寨 富荣的花

沿着长长的山腰,在蜿蜒的公路上一弯一弯地往上爬,爬到山顶,路面忽然平缓起来。再绕过几道弯,忽然豁然开朗,眼前出现一片村庄来。在村口的山坳处,几棵巨大的银杏树直插云霄,枝繁叶茂,斑驳的树干上贴满了红纸条,纸上大多是祈祷庇佑后人的吉祥语。古树下一条条石板凳上坐满了前来乘凉的老人孩子,他们悠然自得。



这就是富荣村,地处天柱县高酿集镇东部,距集镇约四公里,共一百六十多户六百多人,属侗族聚居地。

闲时,我喜好翻阅地方史志,在《高酿镇志》了解到富荣村的前世今生:明洪武年间,龙氏祖先龙大臣率领族人从江西吉安搬来,就此安营扎寨,开荒种地。经年后,蝗虫肆虐,村民围山放火烧虫,把方圆五里内的蝗虫、野豹赶

起来,甚至家家富足。村民遂将富虫寨改名为富荣寨,意为边贸富庶之地,寨名一直沿用至今。富荣是龙氏祖先开基的,至今,龙姓仍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此外还有吴、陶、林、陆等姓。在历史悠久的富荣村,古树、古井、古桥、古碑随处可见,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默默诉说着悠悠远古。富荣分为上寨和下寨。上寨处在连绵不断的山脉顶部的一个山凹处,苍苍茫茫的南竹杉树将富荣装扮成了一个巨大的绿盘,四周的山脉树木像一道天然的绿屏风,安然地环抱着整个村庄。而下寨则处于整个山脉脚下,呈盆地状,放眼望去,满目苍翠,一片硕大的墨绿稻田生机盎然,一条小溪弯弯曲曲地从田野间穿插而过,微风拂过,淡淡的稻花香伴着山风扑鼻而来。青山脚下依山傍

起来,甚至家家富足。村民遂将富虫寨改名为富荣寨,意为边贸富庶之地,寨名一直沿用至今。

富荣是龙氏祖先开基的,至今,龙姓仍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此外还有吴、陶、林、陆等姓。在历史悠久的富荣村,古树、古井、古桥、古碑随处可见,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默默诉说着悠悠远古。

富荣分为上寨和下寨。上寨处在连绵不断的山脉顶部的一个山凹处,苍苍茫茫的南竹杉树将富荣装扮成了一个巨大的绿盘,四周的山脉树木像一道天然的绿屏风,安然地环抱着整个村庄。

而下寨则处于整个山脉脚下,呈盆地状,放眼望去,满目苍翠,一片硕大的墨绿稻田生机盎然,一条小溪弯弯曲曲地从田野间穿插而过,微风拂过,淡淡的稻花香伴着山风扑鼻而来。青山脚下依山傍

水地散落着不少的侗族人家,清一色的黑瓦木楼,三扇两层,屋檐下一排排金灿灿的玉米棒子和一串串红通通的辣椒粒,缀着满满的丰收与浓浓的乡愁。

忽然,我惊奇地发现寨子中间有一棵高大的粉红色的花,我很好奇,这个季节居然有如此娇艳的满树繁花。

顶着烈日,沐着骄阳,迎着山风,我急切地朝那树花奔去。

顺着山,我来到下寨村口的花树下,才发现,原来这是一棵紫薇花,两人才能合抱过来的粗糙树干泛白斑驳甚至蜕皮断裂,默默印证着历史的沧桑与古老。然而,历经岁月洗礼的紫薇依然繁花似锦,一些细细的枝条正从断裂处努力地向上生长着,每一条枝丫上都开满簇簇繁花,嫩嫩的粉粉,一朵朵,一串串,她红而不浓,艳而不妖,媚而不俗,犹如少女般的可爱,亦如艺术家的清新。就这样,这满树的花开,温暖地点缀着整个村庄,如果说富荣是一个少女,那这满树的花开便是少女头上的发髻。

盛夏之际,春花褪尽残红,大地到处是一片墨绿,唯独这紫薇绽放花蕾,热烈而奔放,不管是红

配绿,还是绿配红,无疑,那都是绝配,越看越惹人心醉。难怪清代汪灏《广群芳谱》曾赞紫薇:“一枝数颖,一颗数花,每微风至,夭娇颤动,舞燕惊鸿,未足为喻。”

如此令人心醉的花儿,忍不住探究她的花语,原来紫薇的花语是甜蜜、沉迷的爱、好运,难怪紫薇有“独占芳菲当夏景,不将颜色托春风”的自信。

见我恋恋不舍,老乡便告诉我,这棵紫薇花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曾有人欲出巨资买走,但村民怎舍得呢?

村民习惯叫紫薇花为“保饭花”,说是以前吃不饱饭,有了保饭花,村民日子才渐渐好了起来了,所以,富荣的村民特别珍爱紫薇花。放眼望去,原来富荣许多农户家门都有紫薇花,只是都没这棵大,但,每一处花红,无疑都是最美的装扮。在这,我看到了富荣人对紫薇花及家乡的那份珍爱,因为这份珍爱,漂泊再远,家乡都是魂牵梦萦的地方。

站在古老的紫薇花下,我满心欢喜之余还多了一份肃然起敬,护佑村民衣食无忧的不仅是紫薇花,更是党的好政策,村民的日子好了,这,便是风景中的风景。

□ 杨南平

# 我用诗歌 剪下你们最美的时光

——致新生

夏天的那个渡口已成回眸  
你们曾以磅礴的心跳  
酝酿了秋日的意象  
打开一纸通知书  
打开了花期的缺口  
在你们最美的时光里  
我收下了五十双灼热的眼  
和你们成长的期盼

蝉声沉落下去了  
草地上的新绿  
展开你们青春的笑  
夜晚在星光下隐没  
拨动一根琴弦  
迎来指尖上的黎明

成长是一种美丽的疼痛  
你们蹙紧或释然的眉头里  
挤满了拔节的声音  
心胸有多宽广  
你们的舞台有多宽大  
每一声吟哦  
都抒发诗歌的坚强

花瓣上滴着时间的墨汁  
向着朝阳吐放成长的歌谣  
失意或痛苦  
快乐或欢唱  
浸泡着我们的天空  
为一个花满枝头的春天

青青的碧草漫过季节  
宛若春天的火焰  
点燃了一日同风的愿望  
给每一个温暖的名字  
添加生命的旺盛和吉祥

花期里有青春的畅想  
诗歌是属于春天的  
笑声是属于春天的  
美好的记忆也是属于春天的  
萤火虫读的光亮没有熄灭  
你们把挑灯苦学的典故  
拼成风华正茂的点点回忆  
在光影里留下  
刹那永恒  
永恒刹那

□ 高俊华

# 仰黑冲

——瞻仰红六军团  
黑冲战斗遗址有感

云台澗水千仞峰,滴水岩洞一黑冲。  
红六军团布奇阵,黔桂湘匪进迷宫。  
大坡墙上佯攻势,小径密林通阵容。  
布阵百丈挂崖壁,紫荆关出又向东。

□ 吴中峰

# 东湖湿地公园

(外二首)

凯城添一景,名曰东湖园;  
楼映水中央,光照彩云间;  
晨练身心健,夕辉消疲倦;  
家事闲时聊,国强诸君盼。

# 荷花

独秀一枝不知孤,含苞已放等到秋;  
谁知夏季欲将去,炎热难耐众人愁?

# 观《扫黑风暴》电视剧有感

警匪陷害情不白,恶人逞凶商护黑。  
民怨堆积终成痛,群情疾呼正压邪。  
破网专盯恶势力,打伞定要贪官折。  
朗朗乾坤彰正义,巍巍华夏众和谐。

安军》——“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饿死真志士,梦中行采薇。”文天祥立志仿效伯夷叔齐不食元粟,采薇而食,饿死殉国。《晋安军》刚入选最新版人教版九年级下册下册语文教材。给学生讲这首诗时,文天祥和伯夷叔齐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重叠叠叠——采薇采薇,舍生取义,决绝毅然。从殷商至南宋,民族忠诚薪火相传。

我生活的小城开了一家野菜馆,春天去过一次,惊奇地发现没有薇。近乎虔诚地从菜架上捧下一篮,望着篮子里根根清爽的它们,如见伯夷叔齐和文天祥们的嶙峋风骨。薇毕竟与豌豆苗同宗,在清汤锅里涮吃,味亦清爽。问父亲,除了野豌豆苗,吃过野豌豆没?父亲嘴一撇,有啥野豌豆?那些年过粮食关,等得及它们长出豌豆?还是苗苗就被扯来吃了!

夏天,我们再去那家野菜馆,部分野菜还有,但薇没了。老板解释,说只有春天的野豌豆苗才可以吃,老了的野豌豆苗和野豌豆都有毒。又想起了文天祥和伯夷叔齐,原来,薇把最好的时光留在人间,又以带毒的方式拒绝了其整个人生轨迹都被人间左右。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唉,看已入秋,无薇可食的遗憾,只能留待明春弥补了。



#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摄

□ 李运明

# 蓝墨水 红墨水

那年我参加工作,分配到长江岸边的一所学校。学校和长江隔着一道江堤,白天耳畔响着江上轮船汽笛浑厚地长吼,夜晚可以卧听江涛有力地拍岸。开学了,老校长拿来两瓶墨水和两支新钢笔放到我办公桌上,语重心长地说:“一瓶蓝墨水,一瓶红墨水,你可以用它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听了这话,我骤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曾经,上学时,我看到老师用蓝墨水笔书写的工整的教案,用红墨水笔认真批改的作业。工整的教案里,那一行行文字无不流淌着老师苦心孤诣的心血;批改的作业里,那一个个鲜红的“√”让人兴高采烈,一个个“×”却又令人沮丧或者警醒;而试卷上方双横线上的红色数字更能牵动人心,它可以是个“100”,也可以是一个不忍卒睹的数字。这些都取决于老师那有着裁判对错大权的红水钢笔。所以,我一向对老师案头的蓝水钢笔和红水钢笔充满着羡慕和敬佩。

不敢辜负老校长的期望,我郑重地给一支钢笔吸饱蓝墨水,给另一支钢笔吸饱红墨水,开始了工作。我认真钻研教材,潜心思谋着教学的步骤和方法,像我曾经的老师一样,用蓝水笔工工整整地书写着教案。登上三尺讲台,虔诚诚恐地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充满稚气的小脸,看着那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我开始了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描画。

课堂上,我教孩子们识字认词,朗读课文,感悟道理,也遥指下游不远处的东梁山、西梁山,教他们诵读李白登临此地写下的名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我给他们讲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给他们讲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历史……课后,我认真地批改每一本作业和每一张试卷,用一个个“√”筑起孩子们成长向上的台阶,用一个个“×”树起一道阻止他们再次迈向错误的篱笆。一天,一个小女孩拿着考了100分的试卷像小鸟一样飞向妈妈,她的妈妈看过试卷,高兴得脸上像绽开的花朵一般,她由衷地对我说:“老师,谢谢你!”那一刻,我的心里仿佛吃了蜜。

后来,不管是辗转回淮河边,还是调到青龙山下,乃至最后回到故乡,我还时常想起那位老校长的话,并用它不断地鞭策自己。三十多年来,我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也可以说是学生遍布江淮了,他们有的成为科研人才,有的成了机关干部,还有许多是普通的劳动者。每当听到曾经的学生一声“老师你好”的问候,我心里就暖暖的,洋溢着满足和自得。

而今,新学期伊始,我的案头又摆上了两瓶墨水,一瓶蓝墨水,一瓶红墨水,用那位老校长的话说,我要继续用它们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物和境况,只是看问题的角度和心境不同而已。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种瓜果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展示她们丰盈的身姿,让秋天的空气香气四溢。金灿灿的稻谷,在夏天喝饱了阳光的乳汁,满足地低下了头,铺就遍地金黄。葡萄穿上了紫袍,一粒粒圆滚滚的;辣椒披上了红红的新娘服,一颗颗亮晶晶的;香梨换上了黄衣,一个个沉甸甸的。最动人的是火红的石榴,开心地咧着嘴欢笑,露出颗颗晶莹剔透的牙齿。还有红薯、花生、豆子……农民伯伯忙着采摘,忙着晒收,忙着贮藏,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顺应自然,顺从规律,顺服内心,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一切都即将到来!

肥沃的土层里,等待着时节的召唤,便会破土而出,长出生活的希望。有时候,抽完烟,父亲兴之所至,哼起歌,在田地里转悠,仿佛凯旋的将军,眼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满足和快乐!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白天与晚上的温差越来越大,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草木时,迅速凝结为细小的露珠,晶莹剔透,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所以被称为“白露”。此时秋高气爽,月色分明,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候。父亲每到白露,总是提醒我,白露不露身。此时,他还会再出半碗糯米酒,兑上半碗水,美滋滋品尝着农家的收获。这个习惯父亲一直保持着。我不解,父亲伸出宽大的手摸着我的额头,说“米酒醇厚香甜,可以温暖身子,白露喝最合适!”

空闲之际,父亲常常泡一杯清茶,捧一本书阅读。沐浴

秋天的动物也发生了变化,一些要飞向温暖的南方,一些准备忙于准备过冬的食物,一些从春到秋长大后就成了其他动物和人类的美食。如老鹰,大自然里的猛兽,感受到暑去鸟稀的气氛,会在秋天加紧捕食猎物,为自己积蓄和储备能量。它们目光敏锐、气势威猛,瞅准猎物,迅疾俯冲而来,用利爪瞬间擒住鸟尾,绝尘而去。如此强者,却在杀生之前告慰天地神明:吃掉猎物之前,会在地上排开,做祭祀状,以人性角度审视,似在悔过,似在感恩。

老鹰都那么有情有义,何况人乎?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类更要感谢大自然的恩赐。秋天,沿海的人们会举行盛大的“开渔节”;焚香献礼,拜祭祭海,为渔民出海送行。现在的开渔节在传承传统习俗的基础上,更赋予了新的内涵:以感恩海洋、保护海洋为主题,以渔文化为主线的海洋民俗文化节庆。

父亲节

父亲节,父亲显得平静优雅。父亲对我说,白露是一个富有灵气的名字,也是秋天最美的时节,古今中外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其中他最喜欢的是《诗经》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他曾买了一本线装的《诗经》,常在农闲时阅读。岁月流逝,父亲老了,书页泛黄翻卷,满是手渍,斑驳得如他的沧桑面容。不过,这同他一起老去的《诗经》一直陪伴着他,生动记载了父亲阅读的美好时光。父亲有时一边翻看,一边朗读,神情并茂,浅吟低唱,仿佛一位饱读诗书的秀才。我深受感染,对白露诗歌也是情有独钟。我知道,在平平仄仄的诗歌中,留下了父亲奋斗的痕迹,打开了父亲的诗和远方!

父亲眼里的白露是不一样的,“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是一种;“谷至白露遍地黄”是一种;“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也是一种。不论是哪一种白露,都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都是他心中最美的精神图腾!

传统习俗的基础上,更赋予了新的内涵:以感恩海洋、保护海洋为主题,以渔文化为主线的海洋民俗文化节庆。

感恩成为秋季节日的主题词。七夕感恩爱情,中元感恩祖先,中秋感恩家人,重阳感恩前辈……

细听秋之万物悠长漫语,人们思索着感悟着成长着,勇敢地走向冬天,迎来春天!



□ 宋扬

# 采薇采薇

幼时不觉人间苦,晚来才知野菜香。上了大学,读王绩的诗“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才知道被我们陌生了十来年,陪伴我们走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野豌豆,竟是薇。

《本草纲目》载:“薇生于麦田中”。入夏后,家乡的麦地里,薇与麦苗一起噌噌蹿高。我们等待着它们变得爽实肥盈,然后摘豆角,剥豆子,包一嘴,一根竹管当枪使,野豌豆就是子弹,打得女生哇哇叫。

读《史记·伯夷列传》,发现薇和采薇而食的伯夷、叔齐,都成了孤高耿介的代名词。伯夷和叔齐本是商王朝之附属小国孤竹国的王子,两人双双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后投靠文王,文王死,武王欲伐纣,二人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二人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终一起饿死于首阳山。二人死前还作歌以明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公元1279年,文天祥被俘后写《南

□ 王晓阳

# 故乡的白露



小时候,我对白露节有着美好的印象。

每到白露节,大地一片丰收景象。谷子黄了,棉花白了,枣儿红了,葡萄紫了,梨子熟了,风搬运着各种花香果香,深吸一口,心都醉了。这些站在田野上的庄稼,散落在村头路尾的果实,都赶着节气而来,满山遍野,感恩似地献出最美的结晶。也许,他们也是知道物候的?

父亲行走在丰收的图画里,心中惦记着种萝卜点白菜。一大早就带着萝卜籽,扛着锄头,走向田地。秋冬两季,萝卜是餐桌上的主力军。父亲把种萝卜点白菜当作每年的一件大事,早早念叨着。父亲翻新了一大块田地,点穴、播种、培土、浇水,一道道工序,完整有序,忙得满头大汗。不过,对于常年劳作的父亲而言,这点累算不得什么。种完萝卜,父亲点上一根烟,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美滋滋的。他知道,这些种子睡在